

《禅源太湖》编辑委员会

顾 问:孙丽芳 周 庆 鲁 德 黄晓玲
名誉主任:应杰苗 程志翔 张达华 聂万健
主 任:殷书林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朱玉宝 王自鹏 徐 克 胡文飞 程信忠
宋红梅 章顺国 李登求 朋 腾 汪焰明
余世磊 石德润 释宏珊 释天通

《禅源太湖》编辑部

主 编:殷书林
副 主 编:汪焰明 石德润
学 术 顾 问:黄复彩 郝培根
撰 稿:余世磊
协 助 撰 稿:周会明 王自元 王和耿
摄 影:李彩凤(除书内另署名者外)
封面扉页摄影:周海琼 孟 龙
编 务:周爱华 殷志凌

序 一

太湖县我是去过的,对它我也是很有感情的。1994年5月,安徽省第二届禅宗思想文化研讨会在太湖县召开,与会同仁就禅宗思想文化尤其是禅宗在安庆地区的传播、发展及其地位、影响等做了较深入的研讨,交流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最后结集为《禅宗·思想·文化》一书,我任主编,1995年4月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1997年8月28日,太湖县狮子山二祖禅堂一期工程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我应邀出席并作了讲话,还为二祖禅堂奠基题写了“祖庭重光”四字以志祝贺。2003年,原太湖师范退休教师周磊先生编著的《晋熙佛教文化》一书出版,我应约为其作序,肯定了是书对研究太湖以至皖西南禅佛文化的意义与作用。

谈到禅宗文化,首先要了解“禅”。“禅”为梵文音译“禅那”的简称,意为“静虑”等义。它是佛教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修行方法,被称为三无漏学(戒、定、慧)之一,也是大乘六波罗密之一。而中国禅宗,则是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表明禅来自于生活,是长期对生活积累的顿悟,它不受知识的约束。

菩提达摩,南印度人,依止般若多罗学法40年,成为西天禅宗第二十八祖。梁武帝普通年间,他遵师教,从海路来东土传法。到达广东番禺后,梁武帝将其迎至建康。因与梁武帝会晤不契,机缘不合,一苇渡江,来到北魏,在河南嵩山五乳峰下面壁参禅多年。名僧神光经师点化,慕名而来,断臂求法。虽当时达摩师祖还有道育、僧副(一作道副)、昙林等弟子,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神光,向他传授了佛法心印,并更其名为慧可。后来,达摩欲西归,便嘱慧可禅宗奥秘,传衣钵与《楞伽经》四卷于他,令其传于世间。

对中国儒释道三教颇有造诣的慧可继承达摩禅法之后,结合东土魏晋以来的思辨

禪源太湖

CHAN YUAN TAIHU

哲学特点,进一步提出了万法皆如、身佛本来不二的思想,并强调修行实践上的自度自证、自我解脱,从而逐渐建立了中国大乘禅宗体系。他一度从学如流,来者不舍,被尊为东土禅宗二祖。

尽管如此,慧可在北方传法时依然受到了教内旧派的抵制,尤其是受到了“徒侣千计”的道恒法师等人的排斥,不得已离开邺都,流离于邺、卫之间,韬光晦迹,不敢公开大规模地传教弘法。《历代法宝记》载其晚年“入司空山隐,可大师后佯狂”。慧可大师为避北周武帝断佛之灾,以高龄千里南行,来到时属南陈的晋熙郡太湖左县(隋开皇十八年改太湖县)。建观音寺后,溯风光旖旎的长河而上,卓锡薛义河之狮子山,坐葫芦石(二祖佛龕)内,面壁参禅,开坛说法。后又至相距不远的司空山(1936年划归岳西县),弘法利生,接引四众。他将禅宗的思想带到了皖江地区,并找到了先期到此的传人僧璨。《全唐文·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康熙六十年《安庆府志》作《山谷寺觉寂塔碑记》)云僧璨“扞衣于邺中,得道于司空山”。又云:“至菩提达摩大师,始示人以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慧可大师传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禅师三叶,其风寝广……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粲然行于世间,决于人心。”《大正大藏经·佛祖统记》卷三六〇载:“开皇十二年,二祖慧可释师先传法于舒州僧璨,以是年往管城匡救寺说法。”后于隋开皇十三年圆寂,享世寿 107 岁。隋文帝赐谥“正宗普觉大师”,后来唐德宗赐谥“大祖禅师”。

僧璨大师受衣钵后,严遵“宜处深山”“俟时传付”之师嘱,山居穴处,往来于司空山、狮子山与天柱山 10 余年,很好地保存了禅宗一脉。后相继传授道信、弘忍、惠能。惠能时,第一次分灯,南顿北渐,各化一方;惠能之后,北宗渐至衰绝,而南宗则几经分化,五家七派,大阐宗风,使禅门弘扬八荒,流布四海。

从中国禅宗发展史来看,它源自达摩禅,形成于惠能禅,而慧可在其间则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他虽不是中国禅宗的开山,但他把印度佛法教义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使佛教中国化,成为适合于中国人的中国佛教,这是慧可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最伟大的贡献。达摩是外国人,慧可则是中国人。二祖慧可是中国禅真正的实践者,他才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人。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的禅宗。”

而能使禅宗扎根于中国、终至一花五叶发展日盛的,是太湖县这方风水宝地。太湖县位于大别山南麓,皖西南边陲,地控吴楚,水秀山清,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其狮子山、司空山皆呈妙相,气势非凡。赵朴初先生回故乡观狮子山后,惊叹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司空山则一峰玉立,拥有八景形胜,既似头陀参禅,又如宝塔冲天,自古为佛道圣地。太湖这块佛禅宝地自慧可后,吸引了无数高僧大德来此参禅弘法,亦孕育了不少的僧才硕学。如唐代的五祖弘忍、法智禅师、本净禅师、栲栳禅师,宋代的白云守端、

五祖法演、法云法秀、佛眼清远、佛果克勤、佛鉴慧勤等等,还有唐宣宗李忱亦曾祝发于四面寺,狄仁杰、白居易、郭祥正等名流贤达也纷纷前来寻师问道。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亦不乏名僧硕师,真可谓佛种绍隆,龙象辈出。当今则更有宗教界卓越领袖赵朴初居士,举世尊崇,泽被海外。

太湖县是中国禅宗重要的发源地,中国禅宗乃至东南亚禅宗由此而发源流长,这是久为世人所公认的。今太湖县委县政府正着力打造禅宗文化旅游经济,为提高文化软实力,打好禅宗文化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特组织一批禅学研究者挖掘地方历史久而博大精深的佛禅文化,编纂了《禅源太湖》一书,已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大和尚为其题写了书名,并约我作序。我阅过书稿后,觉得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赡,叙述清晰,观点正确,语言通畅,雅俗共赏,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故乐为之序。

张永祥

2011年8月18日

(作者系安徽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安徽省禅学研究会会长)

序 二

这些年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安徽的佛教事业和全国的佛教事业一样,一片欣欣向荣。因此,我每到一个地方,别人请我讲话,我都会告诉佛家弟子和信教群众,我们要出自内心地感恩党,感恩国家,感恩三宝。

以前,有许多人对我们当和尚的总是另眼相看。“文革”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和尚的命运就不用说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佛教包括在内。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佛教,认同佛教,维护佛教。佛教信仰对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有影响力,佛教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彰显和重视。人间需要佛教,佛教也离不开人间。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佛教从来都是讲“和”的,在净化人心、保护环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促进人类和平共处等方面都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在不断得到发展与繁荣。赵朴老说得多好:“千载胜缘逢盛世,好将佛事助文治。”做佛事不仅是自利利他,普度众生,更是“助文治”呀。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倍珍惜这大好形势,不断加强对佛教教理、历史的研究,大力弘扬佛教文化。要向世人宣扬正信的佛教,要进一步挖掘佛教中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明进步的内容。

太湖县的领导带着这本《禅源太湖》,请我写序。我去过太湖多次,这些年,佛教发展也很快,许多古刹重光,气度不凡。那是一块佛缘殊胜之地,是出高僧、住大德的好地方。说远,有二祖来卓锡,使中国化的禅宗由此发源,这也是这本书名的来历;说近,赵朴老就是生长于太湖,诸法因缘生,不具备太湖这个因缘,也成就不了朴老。这本书的写作者们花了不少工夫,认真钻研、总结和梳理了太湖县近 2000 年来佛教历史文化。我想,这

也是太湖县文化建设的一项大工程,做成功不容易。

太湖有个白云山,山中有个海会寺,倚山傍河,风光美丽,住过不少禅师。记得法演禅师在此参禅习静之余,爱在山上河里游玩。他写过一首名叫《自贻》的偈子:

白云堆里古家风,万里霜天月色同。
林下水边人罕到,方知吾道乐无穷。

吾道佛禅,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其乐无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今天,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并产生兴趣。尽管禅不立文字,但也不离文字,希望大家从这本书里,共同来体会、分享和解悟吾道之乐。是为序。

妙安

2011年8月30日

(作者系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合肥明教寺方丈)

序 三

——一本把禅说得很清楚的书

古皖之源、禅宗圣地、戏剧之乡——这是安庆市政府为安庆这座城市的文化定位。我以为，这是很准确的。

谈到中国禅宗史，“太湖禅”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很多年前，我在湖南参加一个禅宗文化研讨会，当时有学者知道我来自安庆，便向我打听禅宗二祖慧可在皖山一带的活动情况。学界认为，慧可在北周废佛时的南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慧可的这次南迁，才导致中国禅宗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原来的头陀行，逐渐演变成后来的中国佛教的丛林化和道场化。

慧可的南迁，其实是早有准备的。《续僧传》的作者、唐代道宣律师认为，早在北周废佛之前，慧可即让弟子僧璨先行来到皖山地区，即现在的太湖狮子山、岳西司空山（原属太湖）一带。处在南北夹缝之间的这条狭长地带既远离北方凛冽的政治风暴，而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正当盛行的玄学之风又因为长江的阻遏，也无法影响到这里。当时活跃在这一带的僧璨、皖山神定以及西山宝月等人在山林的掩护下，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他们衣着不一，生活简便，与农户一起稼穡，与寒儒们一起论道，谁也看不出他们真正的身份。他们也以这种禅者的自适，迎接着慧可的到来，也迎接着一个关于禅的世纪的到来。

有关资料证明，慧可南迁的第一站即太湖狮子山。逃离废佛者的追杀，坐在狮子山巨大的葫芦石里，慧可终于能够整日观照自己的心性。有时候，他会沿着一条荆棘丛生的山道，去不远处的司空山会见旧友。在当时那种信息并不发达的时代，不知道慧可可是怎样与僧璨等人接上头的，但对于禅者来说，心的贯通，自会破除一切人为的或自然的阻碍。

慧可在这一带滞留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他却在这里完成了中国禅宗史上一次重要的传承。当把从达摩那里得来的四卷本《楞伽经》以及一领木棉袈裟传给僧璨之后,慧可立即就从这一带消失了,从此没有回来。但僧璨等人却一直留在这里,留在这片不可思议的土地上。

如果说慧可的南迁以及僧璨等禅的先驱者关于“解缚”的理论,让无数在禅的道路上苦苦追索的人们终于意识到“我心即佛,放下自在”这样一个平常的道理,而数百年后的北宋年间,以太湖白云山为中心,杨岐派的祖师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把中国禅宗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临济宗六传到石霜楚圆时,其活动范围已开始由北方南移到江西一带,并越过长江,再次向禅的初创地挺进。楚圆的弟子中以黄龙慧南与杨岐方会最为杰出,他们分别形成黄龙派和杨岐派。但是,黄龙派由于没有杰出的传人,渐渐断了法脉,而杨岐派由于有了白云守端、法演以及被称为佛门三杰的龙门清远、圆悟克勤、太平慧勤三代高僧的薪火相承,再加上太湖海会寺这一独特的弘传道场,杨岐派得以壮大。经过历史的延续,杨岐派成为临济宗的正脉,当其他各宗相继消亡之后,杨岐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禅宗。

以上的叙述,算是将中国禅宗自公元6世纪至11世纪将近600年里的历史做了一个简要交待。在这近600年的历史间,中国禅宗经历了由初创而渐趋成熟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段历史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鼎奠定了一只不可缺失的基脚,也为中国佛教本身注入了活的灵魂。这正如太虚大师所说,“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了让禅这样一种独特的智慧发扬光大,太湖县委统战部挖掘禅在初创时期的一段历史,编辑出版了《禅源太湖》这本书。恰在不久,本人也出版了一本相似内容的著作《皖山禅话》。皖山者,从地域上即指位于潜山的天柱山、位于太湖的狮子山、位于岳西的司空山(原属太湖)。正是以这一带为舞台,在长达600余年的历史时期,禅宗的大师们演出了一台台生动的关于禅的活剧。所谓“禅源太湖”同样也只是从地域来讲,但对于整个中国禅宗,“禅源太湖”又绝不仅仅只属于太湖,这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湖这片土地对于中国禅宗,真正是功莫大焉。

《禅源太湖》是一本关于禅及禅的历史的书。禅是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能够将它说清楚。正如禅师们所说,说得清楚的,就不是禅了。利用这一点,如今都爱把禅挂在嘴边,禅茶有之,禅菊有之,禅山有之,禅河有之,反正是说不清楚,于是就来个垂体倒挂,一个禅字,倒是把一切全都包揽进去了,给人以神秘,给人以高深。但我认为,《禅源太湖》的编著人却把发生在太湖的禅人及禅事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仅如此,这本书还

禪源太湖

CHAN YUAN TAIHU

搜集了大量的有关禅的诗文及典故，这对于那些对禅并不熟悉、也不怀多少兴趣的读者，一样提供了阅读的快感。禅是禅，禅非禅，说到底，它是祖师们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智慧，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研究禅，认识禅，对于今天处在浮躁状态下的我们每一个人，抑或对于今天以和谐的理念向上发展的整个社会，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关于《禅源太湖》，我说清楚了吗？还是打住的好。

谢谢殷主席，也谢谢世磊小老弟。姑且为序，罪过。

黄漫彩

2011年8月18日

（作者系著名作家、佛学专家，《安徽佛教》执行主编）